

独联体社会小说系列

保镖

BODYGUAR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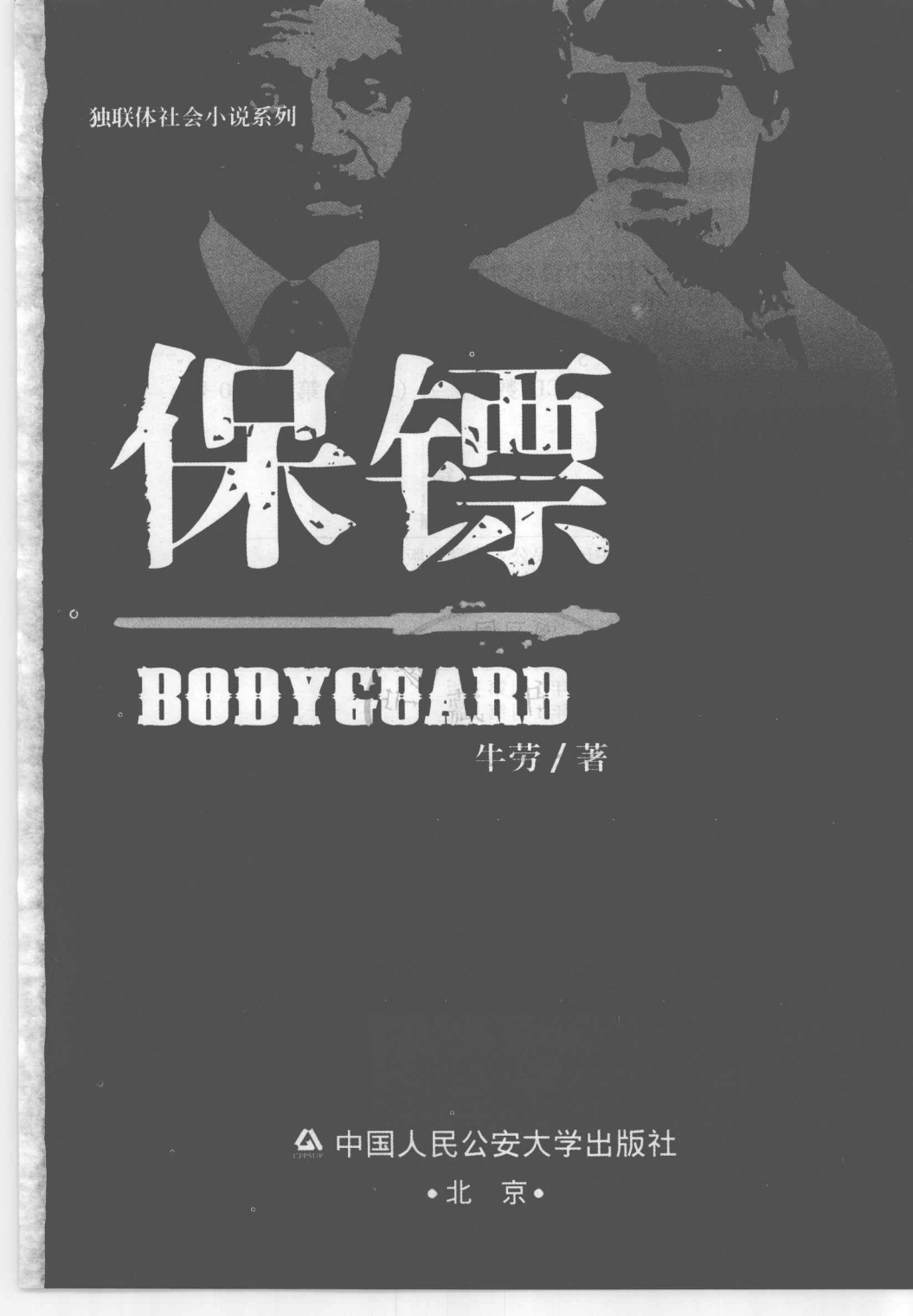
牛劳 / 著

在这个世界上，人不是猎人，就是猎物。

我是猎物的保镖？还是猎人的枪？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独联体社会小说系列



保镖

BODYGUARD

牛劳 / 著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保镖/牛劳著. —北京: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10. 1

(独联体社会小说系列)

ISBN 978 - 7 - 81139 - 896 - 0

I. ①保… II. ①牛…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
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36280 号

保 镖

BAO BIAO

牛 劳 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

邮政编码: 10003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蓝空印刷厂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次

印 张: 9.125

开 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字 数: 18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81139 - 896 - 0/I · 108

定 价: 20.00 元

网 址: www.cppsups.com.cn www.porclub.com.cn

电子邮箱: cpep@public.bta.net.cn zbs@cppsu.edu.cn

营销中心电话 (批销): (010) 83903254

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 (邮购): (010) 83903253

读者服务部电话 (书店): (010) 83903257

公安文艺分社电话: (010) 83903973

杂志分社电话: (010) 83903239

电子音像分社电话: (010) 83905727

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者的话

每当我想起俄国诗人普希金的《给凯恩》的诗句，听到《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优美的旋律时，心头就涌起一股俄罗斯情结。

那个美丽的国家，如今怎样了？这是我碰到的亲朋好友经常向我提出的问题。

我长期从事俄语教学、翻译以及前苏联（俄罗斯）问题的研究与教学工作。20世纪90年代末，我重新踏上了昔日的苏维埃联邦和一些昔日苏维埃加盟共和国，那里早已今非昔比了。

近年来，国内已出版了各种有关俄罗斯的“漫游”、“考察记”等类型的作品。可见中国读者对俄罗斯是相当感兴趣的。

作为一名怀有俄罗斯情结，长期与俄罗斯结缘的学者，我本应写出类似采访手记，即有关俄罗斯国情、社会、民俗等研究的作品，但本书却是从社会犯罪的角度，以小说为载体，折射出今天俄罗斯的社会现象、各类人物，从中满足中国读者想了解这个国家近况的愿望，也是在试图回答“俄罗斯如今怎样了”的问题。

书中没有系统的理论叙述，没有深奥的逻辑推理，也没有结论，只是我根据自己在俄罗斯的所闻、所见，以及通过报纸、杂志、电视、广播等媒体收集到的大量的真人真事的素材写成。希望读者通过书中各种人和事的描述，了解今天的俄罗斯。

本人文学功底浅薄，作品的水平有限，但愿意将此拙作奉献给读者。期待着广大读者的批评和指正。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53)
第三章	(118)
第四章	(202)

第一章

1

特拉斯诺夫·尼古拉·彼得洛维奇，一位年近四十岁的高个子男人，身材匀称，一头金发，称他为美男子一点也不为过。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的他在圣彼得堡欧罗巴银行任总经理。他非常注重自己的仪表，谈吐文雅，待人接物尤其讲究礼仪，是一位事业有成的企业家。

特拉斯诺夫将银行管理得井井有条，在金融界颇负盛名。该银行的效益在俄罗斯是数一数二的。这就使得他乘自己的福特牌小轿车去南方海滨城市索契度假成为可能。与他同行的有保镖伊万和沃洛佳，还有司机伊戈尔。

特拉斯诺夫一行在索契下榻于著名的绿草疗养院。该疗养院是前苏联国家级疗养院。院内有豪华、舒适的房间和高档的海滨浴场。几年前，这家疗养院改组为绿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并对所有人开放。同时，这里还增设了现代化的多功能厅、健身房和按摩室。

在这里，特拉斯诺夫白天游泳、晒太阳、打网球，晚上边喝咖啡，边看演出。或者在按摩室接受按摩，放松身心。已经结婚的特拉斯诺夫，膝下已有一双儿女。尽管这样，他仍然难以抗拒疗养院里的女服务员和在此休养的美女的诱惑。

住在特拉斯诺夫隔壁的女士就很漂亮，行为举止也很优雅。在他看来，这位叫卡佳的女士并不完全适合他，但在一个月的休养期间，能结识她倒也不错。他们俩在餐厅、浴场等场所经常碰面，有时还一起打网球、游泳。仅过了三两天，两人就已出双入对，混得很熟了。

到了第四天，卡佳提议到郊外去玩，她还提出不带保镖和司机，由自己驾车。特拉斯诺夫感到很高兴，只要是卡佳的要求，别说是出城去郊外，即使是西伯利亚他也会去。

当俩人来到郊外的红草地村时，卡佳说她想吃点东西，休息一下。他们随便找了一个餐馆就进去了，刚刚吃了点东西，正准备付钱时，一个年轻人走了过来。

“卡佳，你在这儿？”年轻人跟卡佳打招呼。

“哎哟！我的上帝，你在这儿呀，太好啦！”卡佳兴奋地站起来，与年轻人吻了一下。很明显，这场巧遇令卡佳十分兴奋。

特拉斯诺夫见此，心中有点不高兴，尤其是卡佳没有将这个年轻人介绍给他。出于礼貌他没有发作，但情绪一落千丈。

“卡佳，咱们走吧。”特拉斯诺夫平静地说道，同时将一张钞票放在桌上。

“尼古拉·彼得洛维奇，我哪里也不想去了，这儿就很好。”她的回答令他感到惊奇。是她要出来的，但到了这儿遇到一个男子，就改变主意了。这时，那位年轻人转向了特拉斯诺夫。

“对不起，我叫彼佳。卡佳并不欠您的，是您把她送到这儿的，谢谢啦。”

“什么！谁欠谁的？谁也不欠谁的！”特拉斯诺夫压住怒火回答了一句。“我不明白，卡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需要一个解释。”

“请您原谅，尼古拉·彼得洛维奇，我已经对您不感兴趣了，感谢您当了一回免费的出租车司机。说实话，我还是非常喜欢坐您的福特名车兜风的。哈哈。”

漂亮、迷人的女人一下子就变成了恬不知耻的下流娘儿们，这使特拉斯诺夫感到震惊、气愤，但他极力克制自己，没有上前与那小子打起来。

返回索契的路上，特拉斯诺夫没开快车。他想，卡佳也并非美若天仙，从结识到今天，怎么短短几天就发生这样戏剧性的变化？连礼物还没有来得及送她，看来她接近他是怀有自己的目的。还不就是为了钱吗，但她干吗要玩这一手呢？实际上她很蠢……

由于特拉斯诺夫一直在想刚才发生的事情，并未发现路旁的树丛中有一人举着望远镜在偷偷观察他。当他的车驶过之后，这人拿出了手机。

“麻子，听见了吗？”

“听见啦。”

“注意，目标已从我身边驶过。”

“除了他还有别人吗？”

“车里就他一个人。”

“明白，太好了。”

特拉斯诺夫行驶在主路上，在接近十字路口时，他发现辅路上有一辆卡马斯牌大卡车也正驶向十字路口。

看到右边出现了大卡车，他有些惊慌，但心想，开大卡车的都是职业司机，他们懂得途经十字路口时应礼让小车先通过的规则，所以特拉斯诺夫并未减速，再说他的车速也不快。但大卡车司机的想法似乎与他相反，既不礼让，也不停车，而是一直向十字路口开去，并左转弯朝福特车冲过来。特拉斯诺夫往左紧急刹车，随后发出了刺耳的金属撞击声。

瞬间，特拉斯诺夫失去了知觉……

2

麻子对执行这次暗杀任务的斜眼儿大为不满。尼古拉·彼得洛维奇没有死掉。他认为这次暗杀计划没有成功给团伙增加了不少麻烦。如果这一次能按计划干掉尼古拉，然后将执行人斜眼儿和杀人工具卡马斯大卡车烧毁，那一切就完美极了。当前他首先应当销毁一切痕

迹，然后再考虑如何干掉尼古拉·彼得洛维奇。

麻子与斜眼儿约好晚9点会面。他按时来到了海滨沙滩，坐在一条长椅上等。斜眼儿晚到了7分钟。麻子看了看表，不高兴地说道：

“亲爱的，你迟到了。”

“对不起，是晚了一点。”斜眼儿坐到了麻子身边。

“说说，这事儿是怎么搞的？”麻子问了一句。

“不是没有干成，是来不及了。”斜眼儿叹了口气道。

“什么来不及了？”麻子话中明显的带着不满，要斜眼儿解释。

斜眼儿不安地抽了口烟，开始说：

“卡车是我开的。我及时追上了福特车，打算堵住它。我一下子就撞了上去，福特车让我撞得不轻，完全变了形，我想咱们的目标肯定完蛋了。可后来才知道，这家伙没有死。”

“我们可是说好了的。你应当把人干掉，还得毁灭证据，你干得还好吗？”

“不好。”

“为什么？”

“没有来得及。”

“怎么来不及呢？”

“很简单，”斜眼儿有点委屈，想说服麻子，心想这事本身就很难。“当目标钻到我车下时，本想一下就轧过去，但马路上又出现了一辆面包车，里面坐了不少

人。我为了不被抓住，只能下车开溜，钻入了树林。面包车上下来许多人，把福特车上的人抬上了他们的车，向索契方向开走了。”

“好啦。”麻子喘了口气，“咱们不是讲好，你把两辆车和死人一起烧毁，消灭证据和痕迹，你为什么没有干？”

“我是想这样干的，可你知道现在的人都好奇心重，喜欢看热闹。面包车里的不少人下来看热闹，非要看个究竟，交警来了都不散开。我在那里多待一分钟都是危险的，即使不被交警逮个正着，围观的人也不会放过我。”

“这么说，交警没有看见你？”

“没有，绝对没有。”

“我看未必，警察可比咱们厉害。你我不过是干事儿的，老板只是想了解情况。他还说奖给你一个妞儿玩玩。至于目标没有死，也不能怪你，不过是一个疏忽罢了……”麻子安慰斜眼儿。

“是啊，不能件件事都能成功嘛。”斜眼儿高兴了。

“好啊，快去玩妞儿吧。”麻子说道。“手机呢？没有忘吧？”

“哪能呢，我带来了，给你。”斜眼儿掏出手机给了麻子。

“有关这次行动对别人说起过吗？”

“没有，这我懂。我对老板是忠诚的。”斜眼儿自夸道。

“对，应该这样。”麻子说着，从怀中掏出一个装钱的信封交给了斜眼儿。“里面是五棵绿白菜，^①数数。尽管你没有干圆满，但老板还是给了五棵绿白菜……”

斜眼儿连忙接过信封，撕开看了看。

“不用数了，再说，不是还给我妞儿玩……”

“应该给你十棵，可是你干得不圆满，所以只能付一半，另外还供你一个妞儿玩。记着，别贪心，只玩一次，去吧！”

当斜眼儿打着打火机，在微弱的亮光下数钱时，麻子掏出匕首，猛力一下把匕首刺入斜眼儿的左肩胛骨下，另一只手捂住他的口鼻。斜眼儿一声没哼，倒在了沙滩上。麻子迅速拿起钱，装入了腰包，把匕首上的血迹在死者的衣服上擦干净后，装进了后裤兜里。

麻子在确定没有人看见也没有留下痕迹后，就迅速离开了这里。

3

由于福特车有安全保护设备，特拉斯诺夫只是受了轻伤：轻微脑震荡和右髌骨骨折。

医生给他的右脚打上石膏，说休养几天就可以出院。

^① 俄罗斯老百姓对 500 美元的俗称。

骨折的疼痛使他不愿与医生多说话。外科处理后把他安置到康复病房，他昏昏沉沉地睡着了。过了约两小时，有人把他叫醒，来人是交通队事故科科长大尉奥西波夫和几名警员，他们是来调查交通事故的。来人要他讲了事故的经过。特拉斯诺夫详细讲述了大卡车撞他的经过。

从警察口里知道，肇事的卡车司机在发生事故后逃逸。特拉斯诺夫心想，难道就没有目击者吗？

“您还有什么想法，能说说吗？”大尉打断了他的思路，问道。

“警官，这真是一件倒霉事。我认为，这绝不是什么司机注意力不集中、粗心大意发生的偶然事故。卡马斯卡车撞我，是有预谋的，有人想要我的命。”

“为什么您这样认为呢？”

“我只是推测。”

“推测也得有证据呀。”大尉说道。

“您说得对。我这样认为还是有一定的根据的。”

“那您说说，什么根据。”

特拉斯诺夫告诉警官，他在疗养院结识了一个女人，叫卡佳。这个女人一直想办法接近他。卡佳要他开车和她一起到郊外玩。在郊外一家餐馆卡佳遇到一个年轻男子后，就对他失去了兴趣。最后特拉斯诺夫说道：

“我认为卡佳拉我离开索契到郊外，就是有预谋的，是这次车祸链上的一个环节。”

大尉听完后说道：

“作为交通警察，我不能完全同意您的看法，因为这是您的推测。不过我会作为参考的。我们是调查交通事故，但也将通过调查和取证，来证实您的看法，也许这种推测是对的。您说的那个女人住在哪里？”

“她也住在绿草疗养院。我住 401，她住 403。”

“知道啦，我们会找她的。”

事故科长一行走后不久，特拉斯诺夫的保镖和司机就来了。

“总经理，您看这事弄得……是我们的过错。怎么能让您一个人出去呢……”保镖伊万说道。

“我住进医院不是你们的过错，这是我的问题。今后别再提这事了，警方已在调查这件案子。在我住院期间，你们要盯住 403 的女人，对她监视、跟踪。看她 and 什么人来往，和她接触的人来自哪里，他们是不是一伙的。尽快弄清楚卡佳和她的朋友是什么人。”

“我们怎么能看住她呢？”保镖沃洛佳问道。

“沃洛佳，她就在我隔壁，403。注意盯着她。”

“我知道她住 403，可她已退房了，走了。我和伊万看见的。”

“这是真的。早上我们看见的。”伊万证实道。

“我问她为什么退房。她说这里的房费高，她住不起。”沃洛佳说道。

特拉斯诺夫问司机：

“伊戈尔，咱们的车怎么样了？是不是已成了一堆废铁？”

“还不至于。请师傅修修，还能开回圣彼得堡。”

“好，你去找个好的修理厂。修好后你就开着它回圣彼得堡去吧。修车费、加油费，还有你的差旅费我会给你的。”说完他又对保镖说道：“你们两人出去给我买点儿水果，给你钱。去吧！”

此时只剩下特拉斯诺夫一个人，他想，这肯定是一个团伙干的。这个团伙正在追杀他。看来得有人在病房昼夜值班保护他。

第二天交通队事故科科长又来了。这时特拉斯诺夫和科长像朋友般地交谈起来：

“科长，您怎么来了！”特拉斯诺夫感到有点不解，“昨天我已谈得差不多了，能说的都说完了。”

“出现了新的情况，又给我们提出了新问题。”

“这情况对我有利吗？”

“这看您怎样判断了。警方已找到了那天肇事的司机。”

“祝贺您！”特拉斯诺夫连忙祝贺道。

“您先别着急祝贺。”

“为什么？”

“警察巡逻时在海滨沙滩发现了一具尸体。就是那个卡车司机，他被人杀了。”

“您怎么认为这尸体就是那个司机，是一个人吗？”

“沙滩上尸体的指纹与卡车上司机留下的指纹相吻合。化验证明是同一个人，遗憾的是死者的身份尚未查清。”

“遗憾。”特拉斯诺夫说了一句。停了一会儿又问，“您今天来就是告诉我这个吗？”

“不，还有一件……”

“什么？”

“这件案子刑警队已经介入，我们和刑警一起办案。我们认为还得找您的保镖和司机……”

“怎么？……是他们杀了卡车司机？”特拉斯诺夫着急地打断科长的话，问道。

“有可能。”科长说道。

“这怎么可能？！怎么会这样？”

“为什么不能这样呢？”

“我已说过，那天是我一个人和那个姑娘去郊外的。这事与他们无关。”

“我们找他们谈谈，但愿事情像您说的那样。把他们洗刷清楚不好吗？”

“那就按你们说的办吧。我希望卡车司机活着，一问他，很多事情不就清楚了。”

“问问他们，也并不把他们当作嫌疑人。”

“我想我的人不可能杀死这个司机。因为他们根本就与这起车祸无关。再说我们来自圣彼得堡，也不认识那个司机……”特拉斯诺夫停了一会儿，“您看，杀死卡车司机的凶手就是预谋杀我的人。他们不希望卡车司机落入警方之手，提早杀人灭口罢了。”

“您分析得不错。但凡是与这案件有关的人，刑警和我们都都要询问。”

“那你们准备审问那个卡佳吗？”特拉斯诺夫问道，“我的保镖和司机看见她已退了房，肯定是当她知道了车祸后溜之大吉了。”

“很好，你看，我们是不是应当找您的随行人员谈谈呢？”

“那当然。我会尽一切力量协助你们的。”

“好啊！我们有了共同语言。”

“我仍然认为这不是一起偶然的交通事故，是有组织的谋杀。”

“所以刑警队也介入了嘛。”

“我现在处于危险中，我请求对我进行 24 小时保护，可以吗？”

“我们还没有先例。您住在医院里很安全，不过我会请示的。”

“那就算了，我自己想办法吧。”

科长不说话了。他觉得刚才的说话可能让特拉斯诺夫不满意了，便又说道：“如果您需要什么帮助，只要我能办到的，一定会让您满意。”

“我还有个要求，我出院后打算坐火车回圣彼得堡，而不想让任何人看见我上火车。”

“这就是说，你们要提前上车进入包厢？”

“是的，我不想让索契市内的任何人，当然包括新闻媒体知道我们离开索契，不让他们看不见我们登上北去的列车。”

“这没问题，我保证办到。”